

外祖母的智慧

| 曾剑青



鱼小虾。那是外祖母的巧思,将最普通的海货烹制成下饭的美味。偶尔捕到大鱼大虾,外祖母总是拿去卖掉,换来的钱一分一厘都攒着,供孩子们读书。她说:“读书识字,才能看得懂合同,做得成生意。”在那个年代,一个渔家女子能有这样的见识,着实令人敬佩。

外祖母的善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邻居王阿婆孤苦伶仃,每到饭点,外祖母总会多煮一碗饭。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佝偻着背的老妇人,捧着热气腾腾的饭碗时,浑浊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外祖母说:“人活一世,总

要互相帮衬着过。”最让我难忘的,是每年正月里外祖母给我们发红包的情景。即便家里再困难,她也要想方设法给我们准备红包。有一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外祖母竟然偷偷向富户借钱。这件事她瞒着舅舅们,自己省吃俭用,一分一厘地还债。那些红包里,或许只有几角钱,但在我们眼中,却是最珍贵的礼物。外祖母总是笑着说:“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年年都有红包拿。”在她的鼓励下,我们在学习上一路高歌一路顺风。

清明时节

| 傅建卿

星星隐身时, 迈步走向山岗
脚步,像初醒的醉汉一样沉重
四月的走廊,天,低矮阴沉
沿途蜂群的嗡嗡叫声
可以辨认出山花寂静的光与影
以及描述春天的潺潺流水

住着先人的山岗, 见到飞鸟的翅膀
开着小白花的鬼针草, 布满白雾
那绸质的忧伤, 正好抚慰行人的灵魂
寒气和坡地上留下的雨滴, 一起张望
那些坠入田野的星辰, 迷茫的木芙蓉

此时, 疾行在空旷的山野
爬满碎石的山路, 变幻着许多面孔
布谷鸟的眼瞳深处藏满色彩斑驳的
酢浆草
接近坟墓的那一刹那, 天空
布满伤感的流云, 泪水越过眼眶
冰冷了山风, 潮湿了春

清明的诠释

| 傅友福

总有一个发泄悲伤的理由
清明, 给了充分的注解
复苏的草木
让思念的种子发芽
父母, 亲人
那些必须重新翻阅的痛苦

三炷香, 一对蜡烛
祈祷的话语
随着纸钱的梵化
寄托了太多的念想
纷纷细雨
淋湿了前尘往事

忏悔什么呢
总是在时间流逝之后
才能忆起当年的音容
人间有太多的后悔
不舍, 惋惜, 遗憾
抓住当下吧
好好呈上生前的一碗粥
泪水说明不了什么

徘徊在在路上
再一次回味
轮回的意境



忆父亲

| 任开旺

和热心, 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他每天早早地起床, 为我们准备早餐, 然后就到田里去干活, 晚上接着忙生产队的事。他不怕苦, 不怕累, 总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父亲是一位勤劳俭朴的人, 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他常常教导我们, 要做一个有道德、有文化、有责任心的人。他从不允许我们撒谎、偷懒, 也从不允许我们欺负弱小。他的严格要求, 让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品德和习惯, 这些教诲, 让我们受益终身。

父亲的爱, 深沉而伟大。他虽然不善于表达, 但他的爱却无处不在。父亲由一名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 成为一名每天日出而作的农村农民。但他总是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为我们创造温馨的家。每当遇到困难时, 他总是勇敢面对, 不言放弃。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从未抱怨过一句苦楚。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年代, 严重的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让父亲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 他不幸病倒。我记

得, 父亲临走的前两天, 心烧得厉害, 总是叨念着想吃雪梨, 但家里拿不出 1 分钱, 这年我 12 岁。我年仅 16 岁的大哥, 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 上山砍了两天的松明(农村老土灶引火用的)去镇上赶集换钱, 买了两个大雪梨。然而, 父亲却没能吃到哥哥买的雪梨便轰然倒下,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刻, 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也感受到了父亲对我们深沉的爱。

父亲去世后, 是母亲领着我们一家在与贫穷和磨难的抗争中熬过来的。母亲坚韧善良, 勤劳节俭, 她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自言自语, 仿佛在呼唤父亲, 在心里和父亲对话。她的坚强和毅力, 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

如今, 每到清明或是父亲的祭日, 我总会买上两个大雪梨, 洗净放在盘子里, 摆在父亲的坟前。我想象着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品尝着雪梨的清甜, 感受着我们的思念和敬意。

润饼菜中的文化传承

| 陈和深



地铺在饼皮上。这一步骤寓意着家族的繁荣昌盛, 如同那五彩斑斓的食材, 共同谱写着家族的辉煌篇章。将铺满食材的饼皮小心翼翼地卷起来, 形成一个圆润的润饼。这一过程仿佛在告诉后人, 家族的传承就如同这圆润的润饼, 无论历经多少风雨波折, 都始终保持着完整与团结。

在传统清明春祭的现场, 闽南人会摆上精心制作的润饼菜, 供奉给祖先。这不仅仅是一份祭品, 更是后人对祖先深深情感的寄托。蕴含着对祖先的敬仰与缅怀之情, 仿佛在向祖先诉说着, 后人始终铭记着家族的传承与使命。

润饼菜中的文化传承, 不只是食物制作工艺的延续,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在润饼菜中,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家族的温暖与关怀, 体会到祖先的智慧与教诲。这种传承犹如血脉相连, 深深流淌在每一个闽南人的心中。

润饼菜历经岁月的沉淀与发展演变, 其风味和内涵也愈发丰富。如今, 吃润饼菜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与闽南人的为人处世原则更加契合, 那便是: 内心包容万物, 立身堂堂正正。

即便时代瞬息万变, 许多传统习俗都发生了改变, 但润

艾草青时忆绵长

| 苏丽芬

当河岸的垂柳抽出第一枝新芽, 母亲便开始在晨雾中寻觅那抹特殊的翠色。清明前的艾草最是鲜嫩, 细密的绒毛上还凝着露珠, 在料峭春风里轻轻摇曳。诗人笔下“素衣莫起风尘叹”的况味, 此刻都化作母亲竹篮里渐满的绿意。

制作清明粿的清晨, 老宅的土灶总比鸡鸣醒得更早。母亲把艾草剪去根茎, 拿出做粿才用上的大盆, 将艾草一点点放进盆里反复搓洗干净, 父亲向佝偻着背往灶膛里添柴, 火光在布满沟壑的脸上跳动, 恍惚间与三十年前祖父掌火的剪影重叠。焯过水的艾草在青石臼里舒展身躯, 父亲挽起褪色的中山装袖口, 木杵起落间, 墨绿的汁液沿着石纹蜿蜒, 像写满往事的河。

“该换后生仔啦!” 姐夫接过温热的木杵时, 石臼边已围满闻香而来的乡邻。张家婶子抱着糯米粉, 李家阿婆挎着新摘的竹叶, 捶打声混着吴依软语在院落流转, 这个捶打是做清明粿的精髓所在, 慢工出细活, 捶打得越精细, 就越Q弹, 越有嚼劲。木杵撞击的闷响应和着远处布谷鸟的啼鸣, 石臼里的青团愈发莹润, 仿佛揉进了整个春天的生气。

母亲的手在蒸汽里翻飞如蝶。炒熟的花生碎裹着红糖, 在竹叶上沁出琥珀色的光。我记得奶奶总要把第一个青团供在佛龛前, 她缺了牙的嘴抿着半块粿, 皱纹里都漾着甜蜜。如今供盘依旧, 只是檀香袅袅处换了容颜。

炊烟散尽时, 暮色已为远山描上黛边。新蒸的清明粿卧在竹匾里, 翡翠色的外衣泛着油光。咬破糯韧的皮, 艾草的清苦与红糖的甘甜在舌尖缠绕, 像极了这个时节的风——裹着料峭, 又藏着温柔。母亲将最圆润的几个粿子装进青瓷碗, 沿着老屋斑驳的墙根, 摆成了思念的形状。

记得儿时家境并不宽裕, 每逢节日便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日子, 因为家里总会做些粿来解馋, 尤其是清明粿。奶奶在世时, 是村里出了名的做粿能手, 她特别钟爱甜食, 但每年做的清明粿, 她总是舍不得一次吃太多, 总要留一些慢慢品尝。如今, 每到清明时节, 母亲总会想起奶奶, 想起她最爱吃的清明粿。于是, 母亲每年都会亲手做一些, 不仅是为了祭拜在天堂的奶奶, 更是为了延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温情。

思念是穿透时空的雾霭, 在雨丝与松柏气息交织的清明时节愈发浓稠。指尖抚过石碑篆刻的姓氏, 恍惚看见旧时光影在苔痕上摇曳——灶台前絮絮叮嘱的剪影, 藤椅上哼着童谣的轮廓, 都化作青烟袅袅消散在杏花微雨里。

人间最美四月天, 我们和春天同行, 在思念故人时, 愿我们一面接受岁月的伤, 一面追寻生活的光, 也愿天堂的亲人安好, 我们安康。

梦里依稀慈母情

| 潘建煌

清明最是思亲时。昨晚, 我又梦见了母亲。她一如以前, 慈爱地注视着我, 好像在说: “孩子你们还好吧?” 等我开口要回应时, 母亲已不见了。我顿时泪流满面。

有母亲的家才是完整的家, 有母亲的家才是最温暖的家。从前, 母亲得知我们清明节那一天要回老家扫墓, 她总要提前一两天准备, 杀一只鸡或鸭, 用老火慢炖, 放上四物或六味, 做成养生滋补汤。她还会煮一大锅咸香适口的黑豆或菜干葱油米饭。母亲做咸饭的手艺远近闻名, 从来不夹生, 松软可口, 还没开吃, 往往口水就要流出来。咸饭配鸡汤或鸭汤, 既简单又够劲。有时母亲还会蒸白米饭, 再炒上一两盘时令蔬菜, 煎一盘金灿灿、外酥里嫩的豆腐, 炖一小锅五花肉, 烧几条鱼, 整一盘水煮花生。这些虽是家常菜, 但是有母亲的好手艺和用心选材, 大家都味蕾大开, 连声说“好吃好吃”。

这时母亲总说: “好吃大家就多吃点, 不够我再去煮。”满脸的笑容和欣慰, 逐个给我们夹菜, 鼓励我们多吃点。母亲认为能够让儿孙们吃好喝好, 开心快乐, 她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假如碗盘还有剩余, 母亲和父亲总是分着吃, 或下顿接着吃。老人家对儿孙很慷慨, 对自己很节俭。每每回想起这充满家庭温暖和欢声笑语, 充满古早烟火味, 其乐融融的场景, 我总会眼眶湿润, 心里暖乎乎的, 久久难以忘怀。

正因为有母亲和父亲长期以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以及对后辈的严格要求、循循善诱, 我们家才形成孝敬长辈、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好家风。现在, 母亲离开我们, 成了我们心头永远的痛。每次回老家团聚, 五个兄弟姐妹都不禁感叹: “要是母亲还在世, 看到儿孙们这么争气, 事业有成, 热心公益, 家庭和睦, 能和我们一同享幸福, 那该多好呀。”可惜这温馨的情景已经无法重现。

又是一年满山杜鹃红。清明节思念母亲, 我们该以什么方式告慰母亲呢? 唯有牢记母亲和父亲留下的好家风, 在母亲好家风的这盏心灯指引闲敲棋下, 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天堂的母亲才会高兴。